

## 扑朔迷离的《圣散子方》

★ 伊广谦 (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)

关键词:圣散子方;医史

中图分类号:R-09 文献标识码:A

有这样一部医书,正文部分不过区区数页,其内容也仅一首药方而已,但它曾名满天下,却又很快销声匿迹。它从颠峰跌至谷底的命运,是中国医学史上极有名的公案,但很多人却未曾见过这部书。扑朔迷离,引起人们多少遐想。这部书就是《圣散子方》。

《圣散子方》一卷,成书于宋元符三年(1100)。本书正文仅收圣散子方一首,由于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大力揄扬,其方在宋代声名甚著,一度“天下通行”。据苏轼序,其方不知所从出,苏乃得之于四川眉山入巢谷。巢本秘而不传,苏苦求得之。苏谪居黄州时,其地连年流行“时疫”,苏合药散发,“活人不可胜数”。其后苏轼将此方传诸名医庞安时。安时撰《伤寒总病论》时,将《圣散子方》附刻。据黄庭坚撰《伤寒总病论》序,该书成书于元符三年,故可认

定《圣散子方》成书于是年。

本书圣散子方,内有高良姜、白术、白芍、藁本、白茯苓、柴胡、麻黄、防风、泽泻、猪苓、藿香、细辛、吴茱萸、独活、苍术、枳壳、厚朴、半夏、附子、石菖蒲、甘草、草豆蔻,凡二十二味药物。《伤寒总病论》附刻方药味数相同,而《苏沈良方》所载本方少吴茱萸、白术二味。至其主治,则谓“治伤寒时行疫疠,风湿湿温,一切不问阴阳两感”,并宜服之。

苏轼序中最为赞赏的,就是圣散子方治疗伤寒,“一切不问,凡阴阳二毒,男女相易,状至危急者,连饮数剂,即汗出气通”,誉之为“济世之具,卫家之宝”。另据《苏轼文集》所载《圣散子方·后序》:“圣散子主疾,功效非一。去年春,杭(州)之民病,得此药全活者,不可胜数。”东坡的经验,无疑圣散子方曾有卓越的疗效。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北宋著

后血象基本稳定。对照组 WBC、Hb 均有下降,两组比较, $P < 0.01 \sim 0.05$ ;对照组 PLT 下降 10 例,两组比较, $P > 0.05$ 。

#### 4 讨论

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云:“邪积胸中,阻塞气道,气不得通,为痰……为血,皆邪互相搏,邪既胜,互不得制之,遂结成形而有块。”在近几年,原发性支气管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。化学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虽有一定疗效,但因其毒副反应大,使许多病人难以耐受,迄今仍缺乏有力的支持依据说明此类患者因化疗而获益。近年来,中医中药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有较大进展,疗效较为肯定<sup>[4]</sup>。“清肺合剂”以软坚散结、止咳化痰止痛为原则,用重楼、浙贝母、白花蛇舌草、半枝莲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以抗癌;浙贝母清肺化痰开郁散结、止咳平喘;天龙、夏枯草、龙葵消肿散结祛瘀;仙鹤草收敛止血、解毒抗癌并治素体虚损而固本;白茅根凉血并治热痰烦渴。综合全方配伍严谨,诸药相伍,共奏清热解毒、开郁化痰、止咳平喘、祛瘀散结、固本止痛之效。

在观察治疗过程中,个别脾胃虚寒证者出现胃部不适及腹泻症状,对此宜在饭后一小时服用,服用时温开水冲淡则可避免。

对方中质地坚硬的中药如防己、重楼等切片不可过大,同时在煎煮前要浸渍一小时,以免煎不透,出现夹生;对草类药材如白花蛇舌草、仙鹤草等应实施抢水洗,避免泥沙杂质使合剂沉淀增多。每张处方中天龙 3 条,但市场上的天龙大小参差不齐,过大过小均会影响合剂疗效,应尽量控制天龙的大小在 1.3~1.5 g/条之间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范碧亭.中药药剂学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7.153
- [2]国家药典委员会.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(一部)[M].北京:化学工业出版社,2005.附录 9,附录 31,附录 37,附录 40
- [3]汤钊猷.现代肿瘤学[M].上海: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,1996.638
- [4]潘敏求.中华肿瘤治疗大成[M].石家庄: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6.370~382

(收稿日期:2005-08-22)

名文学家。其诗文创作深受人们喜爱,相传当时“天下凡有井水处”,便有人吟诵其诗作文章,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由于苏轼的大力推荐,圣散子方一时名播遐迩,广泛应用。

但不久,在南宋圣散子方即遭到医家和士人的猛烈抨击。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云:“宣和(1119~1125)后此药盛行于京师,太学诸生信之尤笃,杀人无数。今医者悟,始废不用。”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云:“此药以治寒疫,因东坡作序,天下通行。辛未(1151)年,永嘉瘟疫,被害者不可胜数。”明代,仍有圣散子方误人的记载,如俞弁《续医说》云:“弘治癸丑(1493)年,吴中疫疠大作,吴邑令孙磐,令医人修合圣散子,遍施街衢,并以其方刊行。病人服之,十无一生,率皆狂躁昏昏而卒。”

对此,叶梦得认为:“疾之毫厘不可差,无过于伤寒,用药一失其度,则立死者皆是,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?”直指应用本方“一切不问,似太不近人情”。实际更不合医理。俞弁更指责:“若不辨阴阳二证,一概施治,杀人利于刀剑。”大量的医源性死亡,激烈的批评,从此文献上再未见有用圣散子方通治一切伤寒时疫的记载。渐行渐远,圣散子方似乎从医家的视野中淡出。

东坡大力推荐圣散子方的本意,无疑是出于济世拯民的情怀,希望有一种普适速效的方法,解除时疫流行的困厄,而且在黄州和杭州也确实奏效。但这种“一切不问”的用药方式,看似便捷,滥用起来,害人匪浅。这真应了关汉卿剧作中的那句话,“都为着善良的心怀,倒成了惹祸的胚胎”。(《窦娥冤》)“子瞻(苏轼)以(巢)谷奇侠而取其方,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,事本不相因,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,人之惑盖有至是者!”(《避暑录话》)名人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或专长之外,所持大抵不过是常人之见,趋名误人,古今一例,概莫能外。迷信名人的悲剧是惨痛的。

平心而论,这不是圣散子之误,乃应用圣散子不当之误。以一方统治百病而“一切不问”,能不愤事者几希!圣散子方未可追加否定。但明弘治以后,圣散子方医籍罕载,《圣散子方》一书也流传渐绝,迄今天壤之间已是仅存孤本。多少人想见而不可得,《圣散子方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所幸孤本现藏于我院,我们得以一窥真容。而《圣散子方》的收藏背后,也有着悠久的历史,曲折的过程。尤其是经历过图书收藏史上几位大家的鉴

藏,更是引人入胜。

按照《圣散子方》此前的收藏顺序,依次为钱曾的述古堂、陈增西韵草堂、赵宗建旧山楼、范行准栖芬室,流传有序,脉络清晰。

钱曾字遵王,为清初大藏书家,述古堂为其藏书处。钱氏富于藏书,且多精品。清汪森《小方壶文钞·自铜川抵虞山记》:“过遵王别业,堂中所列,悉宋元刻本,余无他籍。”钱曾撰《读书敏求记》,专记宋元精槧或精钞,《圣散子方》即著录于中。曹一士跋云,“钱遵王先生《读书敏求记》”,“所载悉宋元刻善本,世所罕见,能考其从来,而评鹭其是非”。阮赐卿序引清代大学者何义门,“谓《敏求记》凡六百有一种,皆记宋版元钞”。这是当时学林的一致看法。其后收藏者为著名藏书家陈增。陈增,字仲遵,一字苇汀,清长洲人。居所名曰西韵草堂。藏书之外,书法、绘画俱精。是叶昌炽(菊裳)《藏书记事诗》曾吟咏过的。

继之则为赵宗建旧山楼。赵宗建(1828~1900)为晚清常熟大藏书家,据《旧山楼书目》,其藏有宋刊本三十四种,后又出补录增加十八种,本书为其中之一。赵氏所藏最著名的是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稿本。赵宗建去世后,书归其次子赵仲举。仲举逝后,又归仲举长子赵不鸾。赵不鸾原名赵士权,字古椿。精研版本目录之学,于旧山楼藏书多有批校。本书封面有赵不鸾所题“述古堂旧藏宋装孤本”,范行准先生在“栖芬室架藏书目”亦据以著录。卷端还有赵不鸾于1921(辛酉)、1922(壬戌)、1923(癸亥)年题记三则。从其题记中,我们可见其对《圣散子方》的珍爱之情。抗战时赵不鸾被日军杀害,其后藏书逐渐散出。后为著名医史学家,藏书家范行准先生皮藏。范先生晚年,将本书捐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。本书为该院图书馆最重要的藏书之一。

在本书卷尾还有一则题记:“癸亥夏历元月二日铁琴铜剑楼主人翟启甲敬观。”铁琴铜剑楼为我国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,首创于翟绍基。翟启甲(1873~1940),字良士,号铁琴道人,为翟绍基曾孙。继承家学,以藏书和书法名世。以经眼宋元刊本多多的铁琴铜剑楼主而怀敬畏之心,足见本书在其心目中的地位。尽管也有专家质疑本书是否为宋刊本,但这已显得不甚重要了。

如今,这样一部昔日深藏秘阁的珍籍,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50周年之际,即将影印问世,化身千百,足慰读者之渴望,嘉惠医林,沾溉后学。

(收稿日期:2005-09-19)